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龙凤旗

倪景翔 著



倪景翔 著

龙凤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京)新登字 20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龙凤旗/倪景翔著.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
ISBN 7-5302-0421-1

I. 龙… II. 倪…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N.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5687 号

龙 凤 旗
LONG FENG QI
倪景翔 著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 京 出 版 社 总 发 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展 望 印 刷 厂 印 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6 印张 385000 字
1995 年 7 月第 1 版 199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500

ISBN 7-5302-0421-1/I · 407

定 价: 15.60 元



何景明

作家简介

倪景翔，山东枣庄市人，生于 1948 年。先后当过农民、民办教师、工人、厂长。业余时间爱写小说。1984 年进山东文讲所学习。1986 年被枣庄市文联聘为创作员。著有小说、影视文学剧本、散文等文学作品近二百万字。长篇小说《黑魂》获全国首届长篇小说“乌金奖”首奖，并改编成多集电视连续剧和广播小说。现为枣庄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专业作家。

楔 子

光绪皇帝死慈禧太后死溥仪当了皇帝那年的重阳节这天，天空明静无云，阳光灿烂。古老的滕县城一时显得比往日更繁华更雄伟更辉煌。

据《滕县志》记载：“滕错壤山湖之间，幅员四百余里，上达燕冀，下接江淮，冠盖通衢咽喉重地，南北一大关键也。”它素有“滕小国”之称，古为“三国五邑”之地，是东夷族后裔——滕、蕃、邾、薛等氏族的摇篮和商代始祖的发祥之地，被誉为“东方君子之国”。炎黄之战后，炎帝兵败，黄帝封其第十子于滕。周灭商后，武王封其弟姬叔绣于滕。战国时期，滕文公按照孟子“政在得民”的主张，“法先王”、“行善政”、“施善教”，政绩显著，滕被誉为“善国”。滕县城距圣人孔子的家乡仅百余里，距孟子的家乡邹县城仅数十里。也许是受其影响，也许是自身的缘分，古往今来，它的文化就一直很发达。这并非文人墨客的舞文弄墨或作者的虚意夸张。有史料记载，宋大观年间，这里就在有一定建筑规模的辉煌的文庙创造了儒学。元、清两朝，又分别创造了多所书院、义学、私塾等。

光绪三十三年，又发展了幼儿教育，在不大的滕县城里，就有四处蒙养院。当然，其它方面如科技、医疗等也有引人注目的成就。上溯至夏初时，就有一个叫夏仲的人发明了舟和车，那时制造舟和车是工业的

尖端。商周时期，就有了造型优美音质纯正的编钟、编磬等。所以春秋末孔子誉滕县人为“先进”和“君子”。这是一块肥沃的土壤，它不但哺育出“鲁文化”，诞生了主张“兼相爱、交相利”的墨子，兴起了“墨学”，而且佛文化与道文化和这里兴盛的儒文化同样昌盛发达。地灵人杰，它养育出来的起码被一代一代滕县人誉为英雄圣人的人才不胜枚举：造车的奚仲、相剑的薛烛、养士三千的孟尝君、行善政的滕文公、自荐的毛遂、帝师王东槐、乱世英雄王晏、汉家儒学宗师叔孙通。……

此时是光绪三十四年。滕县城城墙和郭墙刚重修不久，它完整、高大、坚厚，其姿俨如万里长城一般雄伟。城东西南北有四门，门上皆有叠脊筒瓦、重楼飞檐、雕梁画栋，脊顶塑有龙凤的城楼，其势胜过京城皇城墙上的角楼。城外，古老的城河绕城东、南两面而过。岸西，有久负盛名的龙泉禅寺，寺内有巍峨的龙泉塔耸立。在龙泉禅寺南北，有人祖庙、文祖庙、三官庙、青龙寺、文公祠、上官馆、人齐庙、三义庙、邑厉坛、文昌学馆、山西会馆等祠堂和庙宇。城内，青瓦一片，街道纵横、店铺林立、商贾云集，更有那关帝庙、火神庙、真武庙、吕祖庙、龙王庙、凤凰庙、帝师庙、孟庙、三皇庙等点缀其间，其繁华可与京都、省会媲美。值得一提的还有坐落在东门里大街上铁铸的贞节牌坊和县衙门里民众请愿自发出钱而立的两块“德政碑”，这两块碑一是知县毛澄的，一是中书令王晏的。这铁牌坊和德政碑，在滕县人的心目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它是纯洁、美好、伟大的象征。另外，不知为什么，在滕县城内城外这众多的建筑物上使用物上穿戴物上，或高塔低碑或庙宇祠堂或住屋门楼或桌子椅子或台砚毛笔或花轿木床或衣服鞋帽，似乎大都或塑或雕或绣着或龙或凤的图像，这被人们认为是能保佑自己升官发财、接神镇邪的“吉祥”物。

滕县的历史是辉煌的神秘的，这辉煌的神秘或者说神秘的

辉煌，是一代一代的滕县人引为骄傲和自豪的。在这辉煌的历史中，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发生过许许多多英雄的耻辱的神秘的奇怪的悲壮的凄惨的道不尽说不完的故事。现在，又一个奇特悲壮的故事拉开了序幕。

这故事发生在城内八大家之一的东门里的孔宅。当然还牵扯到诸多方面：八大家首富北门里柴家、老槐树烟馆甄家；鲁南民众抗日卫国军、国民军、日本的宪兵队、汉奸队、国民党的保安团、共产党的义勇队、被称之为“土匪”队伍的翼云山黑凤娘子军；时隐时现的神秘的冯道士、前算八百年后算八百年的赵半仙、被丈夫挖了一只眼而当了土匪后一心寻机报复杀男人的罗嬷嬷，还有司令、师长、道会头领、兵痞、屠户、乞丐、风流女人……

今天是个吉日，城内有好多家办喜事。

在一阵劈哩啪啦咿咿呀呀的唢呐声中，一乘花轿落在了城内东门里狮子巷里门两旁蹲着石狮子的大门。这是孔家的孔老爷在为其子孔昭棠完婚。

婚礼是十分热闹而隆重的，盛况是滕县城里不多城外少有的。看热闹的人很多，男人的骂声女人的笑声孩子的叫声加之锣鼓声鞭炮声铁炮声唢呐声各种声响汇合成一种古人今人将来的人都无法用词汇来准确形容的声浪，这声浪时起时伏，持续不断。新娘叫齐凤环，是城东齐家庄齐举人的女儿。齐凤环从小就习武，先是跟父学，后来拜了师傅。俗话说，将门出虎子，当然也会出凤女。经过十多年的苦练，齐凤环也就练了一身好功夫。这在东门里一带的居民中早有所闻。所以在这新婚之日，大家都想来看一看这个有着一身武功的新娘是个什么模样？当迎新人的两个女人其中的一个把花轿的门帘掀起来后，另一个便伸手去扶正躬身往外走的新人。此时的齐凤环，像个木偶似

的在听从着两个女人的摆弄。她头上蒙着蒙脸红子，眼前一片漆黑，走路完全靠那迎新人的女人的搀扶和自己的感觉。她听见一个女人对她说跨火盆，她便把脚抬高跨过火盆，接着听那女人念叨：“新人跨火盆，辈辈出贵人。”那女人又对她说跨马鞍，她便又抬高脚跨过马鞍。接着又听那女人念叨：“新人跨马鞍，辈辈出高官。”她踏着红毡，随着那女人来到了孔宅中心正院的香台前，在一个男人的吆喝声中，拜了天拜了地拜了祖宗。然后，被两个人糊里糊涂地架到洞房里，放在了床上。这时，她听见那个让她跨火盆跨马鞍的女人在拖着长音唱撒帐歌：“新人进新房，手扯门帘三尺长。端托盘，俺撒帐，红枣栗子撒满床。一把撒在门里边，门里出了个小武官；一把撒在门外边，门外出了个小状元。底一把，上一把，骑着骡子牵着马。”随着这唱声，一把把栗子、红枣、花生撒向空中，又纷纷从空中落下来，洞房里拥挤的人群顿时大乱，都在争抢着他们认为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吃了能无害腰疼的仙果。喊声叫声咒骂声哄笑声汇成一个巨大的声浪，这声浪在洞房里撞击着、翻滚着，一浪高过一浪……

齐凤环坐在床上昏昏然。她头上仍顶着蒙脸红子，眼前是一片黑糊糊的混沌世界。她听见一只狗在汪汪叫，也许是在学狗叫。这使她忽然想起奶奶给她讲过的混沌的故事。混沌是一只既像狗又像熊的野兽，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着，是个“睁眼瞎”。但别人一走近它，它却能知道。若遇着有道行的人，它就伏伏贴贴，摇头摆尾地去迎接。平时，它总是爱咬着自己的尾巴，回旋着，仰面朝天，哈哈大笑。是个可恶的东西。她明白了，为什么人间也有像混沌一样的人，这是天地造就的。突然，她觉得那狗伸出了爪子，掀开了她的棉袄，正摸着她的腰部。她下意识地伸手往身后一打，一个男儿忙缩回手，哈哈大笑：“我摸着了新媳妇的花肚皮。”哈哈，嘻嘻，黑狗子

你好恣，闻闻臊不臊？洞房里顿时掀起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嬉笑浪骂的声浪。这声浪起起伏伏。她像坐在一叶小舟上，这小舟就在起伏的声浪中摇晃颠簸。她被摇晃得头昏脑涨，颠簸得心烦意乱。她气恼地骂了句：“你是条狗。”那男儿并不生气，洋洋得意地唱：“我是狗，上南山，吃石头，厠青砖，盖瓦房，开当典……天打雷、狗咬贼，咱两口子磕皮锤。”哈哈，嘻嘻……洞房中又一次掀起嬉笑浪骂的声浪。

她坐在床上，感到越来越憋闷，甚至有时出现窒息的感觉。她希望有人尽快地把头上的蒙脸红子掀掉，她再也不愿在这黑糊糊的混沌世界里漫游。她想看见光明，看见那些嬉笑浪骂闹新房人的脸，更重要的，她想尽快看见孔昭棠是一个怎样的男人？

孔昭棠，她已在脑海中多次勾勒过他的形象，身材魁梧，膀宽腰圆，眉清目秀，脸庞白皙。但这只是她的想象，从来就没见过一次。至于爹听媒人娘听爹她听娘的介绍，当面相女婿的也有。如那女婿长得丑陋或短腿或瞎眼或酒糟鼻子或秃子或大麻疯，那就干脆找个长得漂漂亮亮倜傥的男人代替去相。反正女儿过门后，生米做成了熟饭，你又能怎样？她越想心里越慌越怕越想赶快见到新郎官。

有人喊，新郎来喝交心酒了。顿时洞房里出现了一阵骚动。然后，她看见一根光滑的细长的称杆伸进了蒙脸红子来，接着便听见那细尖的拖着长音唱撒帐歌的女人又唱：“新人来，喜临门，婶子大娘迎新人。蒙脸红子挑三挑，来年得个大胖小。”猛然间，她的眼前一亮，像一块红云，那红云慢慢地降落，然后落在了婚床的福棚上。福棚很简单，它是用剥了皮的苇子杆，横横竖竖扎成有许多个方格子的框，那框就像床那么大，放在顶子床的上端，上面盖上用红秫秸篾子编成的席。鲁南的人们就叫它福棚，新结婚的床顶上，大多都是要搭这福棚的。不知为

什么，当时那蒙脸红子布落在那福棚上的刹那间，她感到心里十分空落，像是失掉了什么。后来她细细想，也许是从此时起，她就不是齐家的黄花大闺女了，她已成为孔家的新媳妇。准确地说，她看见她自己已成了孔家宅院里的一个陌生人。

当挑蒙脸红子的刹那间，洞房里猝然间一下子静下来。他们被这位有着一身武功的新娘的美貌惊住了。她并非像他们原来想象的练武功的人一定是皮肤粗糙脸庞黝黑的女人。她鹅蛋形的面庞又白又细嫩，整齐的留海下面，在两道修眉和鼻子间，嵌着一双大眼。这对眼睛十分明亮，十分深透，射出来一般少女所没有的一种热烈的光。这光给她活泼的脸增添了光彩。洞房里，所有的人的眼睛都在注视着她。孔昭棠当时如果不是一直抗拒父亲包办的这门亲事而产生了逆反心理，不是在入洞房时因喝多了酒而没有细细端详新人，不是他那一拳把油灯砸倒引燃了大火烧了蒙脸红子，也许他不会离家出走，而会和齐凤环成为一对白头到老的好夫妻。那也就没有了今天的龙凤旗的故事。然而，一个人瞬间的思维，往往使他在正向前走的人生之路上，突然转过头来逆向而行，改变了他人生的命运。如果他或她是一个伟人，就能酿制成惊天动地的大事。如世界大战，推翻政府等等。

当她在吵吵闹闹的声浪中，把目光从福棚上收回来的时候，她一眼就看见了他——站在那里垂着头的孔昭棠。他确是她理想中的男人：他那魁梧的身材高过新房里所有的人。他的五官端正，容貌英俊，不知为什么，只是那白皙的脸阴沉着，与这欢乐的气氛十分不协调。那一刹那间的感觉，就像她心头上的一个蜜罐子倾倒了，蜜蜜的甜。她感谢苍天，苍天给了她福气；她感谢爹娘，爹娘给她找了个好丈夫。

大概是那个尖细的拖着长音唱撒帐歌的女人，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胳膊，亲切地说：“他嫂子，下来喝交心酒。”她顺从地

下了床，站在了新郎官孔昭棠的面前。

她低着头站在那里，等待着那令她惶恐令她喜悦令她陶醉的时刻。但她总觉得这时刻来得太迟，她情不自禁地抬起头，瞥了孔昭棠一眼，她看见他的脸上仍笼罩着一层阴云，这层阴云里，似乎隐藏着能让人感觉到的即将爆发的电闪雷鸣。她的心禁不住地颤抖了一下，孔昭棠怎么啦？她心中猜测着，难道他没有看中她？但他根本没有见过她。难道他不同意这门婚事？但他披红戴绿迎娶的她。难道……她感到了一种不祥的预兆。但她又立即宽慰自己，也许是自己多疑，心眼小，乱猜忌。这时，洞房内再次掀起嬉笑怒骂的声浪，有人喊：“新娘子，快喝交心酒！喝了交心酒，两口子的心就粘到一块儿去啦。”心粘在一起！她的心突地跳了一下。她突然看到了酒，两盅满满的酒。一个年轻的男人用两只手端着个黑托盘，黑托盘里的两个白色的酒盅好像在对她宣布：你们的两颗心是通过我们粘在一起的。她看见酒盅里的酒在随着托盘的颤动而泛起涟漪。涟漪使她想起了娘家齐家庄的那郭河旁的大水塘，那发生在大水塘里的使她一想起就脸红就心跳就感到神秘就感到无限向往的一件事。那一年，她才十四岁。那是一个夏天的晚上，她跟师姐出去玩。齐家庄的夜晚是美丽的，绿野、柳林、郭河、大水塘、芦苇……在朦胧的月光下，一切都显得那么安谧和神秘。师姐说，咱们去大水塘洗澡吧，她说行。于是两个人就来到大水塘。她和师姐见四处无人，便在有芦苇的地方脱了衣服，跳入水中。当她和师姐洗完澡快上岸的时候，从郭河那边走过一个男人，那男人赤条条的，一丝不挂。她吓得一下子抱住了师姐，眼睛却直直地盯住那男人。她看见那男人的两条大腿间有一个让她感到神秘的东西，那东西一颤一颤的，好吓人。那男人没发现她和师姐，走过去了。她好奇地问师姐，那东西是什么？师姐说，你不是见过小男孩的那东西吗？叫小鸡巴。她问，那个男人的为

什么那么大？师姐说，人长大了那东西当然也会大。她问大了那东西叫什么？师姐说大了叫女人离不开。那时她对师姐说的话似懂非懂，弄不明白，女人为什么不能离开那东西？慢慢地她似乎理解了师姐说那话的意思。所以一想起来就脸红心跳，就感到对那东西的神秘和向往。那个尖细的拖着嗓音唱撒帐歌的女人说：“他嫂子，快喝这交心酒。”接着她又补充说，“新娘沾一沾，新郎喝个干。”于是，她从她手里接过酒盅，用嘴沾了沾，然后递给孔昭棠。孔昭棠接过来一饮而尽。第二盅仍然如此。后来又拜了床公床母，那个拖着长音的女人又唱：“床公床母脚踏子神，俺家娶来个发家人，又戴金，又戴银，儿女带了一大群。他娘屋里住不了，往他奶奶屋里跑。”就这样，折腾了一会儿，她又重回到床上坐帐。闹房也就开始了。

这天对于闹洞房的细节她已不能完全记起。总之，那是对女人的残酷惩罚。也许，这是上帝安排的。所谓三天之内无大小，男人女人老的少的叔公公老大辈都能去闹房。更有那些比自己年龄小的小叔子辈数小年龄却不小的侄子孙子，闹房闹得你上天无路钻地无门真想跳井真想上吊。当然这些人不都是姓孔的，赵钱孙李都有，鲁南这地方的邻居家的人都是按祖传下来的辈数称呼你。他们敢把有刺的黏薺子一个个扔在你头上，把你的头粘得满满的，让你不能用手摸不能用梳子梳让你变成个鬼模样；敢把那长长的曲蟮放进你的裤裆里，让它在你那细嫩的大腿跟里慢慢地爬让你吓得大喊大叫出洋相；敢搂抱你敢亲吻你敢摸你的乳房敢干除了那号事以外的任何事情。但她坚持下来了，因为她一直想着的是孔昭棠，是夜晚那美妙幸福的时刻。

那美妙幸福的时刻却迟迟没有到来。

她焦急地等待着。夜深了，闹洞房的人早就走净了。原先拥挤不堪吵吵嚷嚷的新房，此时变得空落落阒然无声了。床头

紫红色的樟木箱子上的那盏豆油灯，仍老老实实在那里，没精打彩似睡欲睡的样子。福棚下顶子床的立柱上，还挂着一盏罩子灯，听说这灯烧的是洋人卖的洋油，老百姓都叫它洋油灯，也只有像孔家这样的大户人家才知道用才会用才用得起。她凝望着那罩子灯燃烧的比豆油灯的白得多的火苗，那火苗随着她身子的移动床的颤抖而摇曳，摇曳的火苗上方升腾着淡淡的缕缕黑烟，那黑烟从罩子上方钻出来，便自由自在地在屋子里飘散。她看见它飘到那块挂垂在福棚下的蒙脸红布上，慢慢地，缕缕黑烟变成了一块乌云，乌云遮住了红云。猝然间，乌云和红云各变成了一条黑龙和红凤，龙和凤纠缠在一起，似拥抱亲吻似格斗厮杀；她听见一种声音，似浪声笑语似呻吟哭泣；她产生了一种感觉，似兴奋得浑身酥软似恐惧得毛骨悚然。她茫然。她听见屋外秋风刮得树叶子哗哗响，在这哗哗的响声中，突然夹进一种人的似叫似笑声，她知道，这是夜猫子的叫声。听奶奶说，人听到这种叫或笑声是不吉利的。她不信这个邪，因为她找到了一个如意的郎君。

又过了好长时间，新郎孔昭棠仍然没有到来。这当儿，那个尖细的拖着长音唱撒帐歌的女人来过洞房两次了，一说新郎正吃饭，一说新郎正和爹说话。她每次离开时都是以一种慌乱的神情歉意的口气用尖细的嗓音连声说您嫂子新郎就来您嫂子新郎就来。每当那女人走后，她就想象着新郎到来后的情景，脑海里就浮现出那个夏天的有着朦胧月光的夜晚，那个在大水塘边见到的那个赤条条的男人两条大腿间的令她感到神秘的东西。她出嫁前，娘家的嫂子曾向她面授使她感到新鲜感到神秘感到脸发烧心快跳的新婚之夜秘诀。嫂子说，女人是地，男人是种子，结婚就是把种子撒在地里，发出庄稼来。种庄稼的滋味好着呢！是什么滋味？她琢磨着。她在娘家偷看过家里的那对任何人不借的任何家人都不让看爹亲自保管的《金瓶梅》。

至今那西门庆乘兴和仰卧在浴盆浴板之上的潘金莲搂在一起的画面仍经常在她脑海里浮现。她还能背出那双方交战按嫂子的话说叫男人给女人补缺的描述：华池荡漾波纹乱……扑扑嗵嗵皮鼓催，砰砰礧礧枪付剑等等。对于这些描述的词句，她曾多次想象过西门庆和潘金莲的姿态和动作，想象过男女各自的感受。她也曾多次想象那画面根据那词句来体验其中的滋味。但对于一个没有接触过男人的女人来说，这都只能是一种意象而已。她想，今晚上也许就能理解了，就能真正体验其中的滋味了。一想到这，就感到有一种即将揭开神秘面纱的激情冲动，就感到一场暴风雨来临前夕的慌乱和恐惧。

孔昭棠终于来了，他是被两个女人搀扶着走进来的。两个女人把他送进新房门内就转身而回了。她看见他像是喝多了酒，脸红红的。他站了片刻，望了她一眼，然后踉踉跄跄地走过来，一直走到床头前。她故意低垂着头，不看他一眼，她想让他先跟她说话。果然，他说话了。

他问：“你是新娘？”

她不吭声。

他又问：“你是齐凤环？”

她仍不吭声。她心里有气，天下哪有新郎这样问新娘话的。

他说：“我没娶新娘。”

她抬起头来，惊愕地望着他。她以为他喝多了酒，她说：“你喝醉了。”

猛然间，他一拳砸在了床的立柱上，大声吼道：“我没醉，我不愿娶媳妇，我没有娶媳妇。”随着他的吼声，挂在立柱上的罩子灯“叭”的一声掉下来，落在床面上，煤油淌出来，浇在铺床的麦穰上。麦穰被火苗点燃了，忽地着起来。

她一下子惊呆了。她下意识地爬起身来，躲避着张牙舞爪的火舌。她看见他在那着火的一刹那间也呆住了。随后，他先

是从火堆里抢出那块从福棚上掉下来的蒙脸红子，继而是抖开那蒙脸红子看。蒙脸红子被烧成了一个似龙似蛇一个似凤似鸡的两个窟窿的蒙脸红子。不知是没想起来还是故意的，他只是眼瞅着蒙脸红子，呆呆地站在那里。她气极了，从床上跳下来，一把从他手中夺过蒙脸红子，双目注视着他，大声喊道：“还不快救火！”

他仍然没有救火。在烟雾和火光中，她看见他的脸色铁青，脸上的肌肉抽搐着。从进新房门后，他的一双眼睛都是呆滞的，这呆滞的眼睛里，似乎含着愁苦与哀伤、怨恨与绝望。突然间，他深深地鞠了一躬，她不知道他这一躬是给谁鞠的。就在他鞠躬的刹那间，她发现他那含着愁苦怨恨的眼睛里，突然闪现出希冀的光芒。他鞠过躬后，一句话也没说，就向新房门外走去。

孔昭棠走出洞房走出家门走出东城门走出郭城的“清座”门，来到了城河岸边。他顺着河岸向北走。城河水缓慢地流淌着，水底现出一个蓝天。天空嵌着鱼鳞似的一片一片的白云。水面浮起一道月光，那月光在不停地流动。秋风吹来，他觉得燥热的心开始感到了凉爽。河对岸不远处有一片繁密的树林，树林中露出几点星子似的灯光，也许那是村庄。此时，他似乎听到城内有呼喊救火的声音。他转头向西望去，高大的郭墙和城墙挡住了他的视线。朦胧的月光中，他只能看见东墙那一道阴影。他觉得那阴影里，似乎藏着妖魔鬼怪，使他心悸使他惶恐。他来到一棵柳树下。树下有一块被磨得光光滑滑的青石。他在那青石上坐下来，开始想自己不幸的婚姻。一年前的一天的晚饭后，爹冷冷地说：“给你找了个媳妇。”他愕然。他望着爹没有吭声。爹也没有再说第二句话，这事儿就这样过去了。十天前的中午，爹把他叫到了北堂楼里，突然对他宣布道：“该给你办喜事了，日子定在重阳节那天。”这一次，他反抗了。他说，他不娶媳妇，他要上学他要当兵。爹愤怒了，喝斥道，岂有此

理！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吾祖云，子不教，父之过。尔乃欠教，父之过也。说完这句话后，便拂袖走进了他的卧室。他弄不明白，爹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这么不近人情？

夜深了，他的周围尽是一片蟋蟀的鸣声。蟋蟀好像在告诉他：你去，你去……去哪里呢？他站起身来，向城内他家的方向望去，城内已是一片寂静。滕县城沉睡了，大地沉睡了。他感到一种被抛弃的感觉。这时，他突然看到了龙泉塔。朦胧的月光下，龙泉塔显得十分巍峨高大。也许是他上学时就这么仰头常看这塔的缘故，此时竟然想到了塔不远处的“文昌学馆”，那是他上学的地方。蓦地，他耳旁响起一个声音，那是学馆冯先生的吟诗声。在那个雪天的课堂上，吟诵秋瑾女士那首诗时，就是这个声音。他永远不能忘记这个声音，不能忘记这首使他刻骨铭心的诗：“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浊酒难消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他记得他听冯先生吟这首诗时，他的心情很激动。而且出现过幻觉。那幻觉到后来又出现过多次。他觉得他面前正伫立着一个高大的女子，那女子抚摸着他的头说：“昭棠，你去当兵吧，只有当兵才能报效国家。”那女子模糊高大的身影，曾多次在他脑海里浮现过，他虽然看不清她的脸庞，但她已在他心中耸立起一座偶像。此时，他觉得那女子又站在了他面前，抚摸着他的头说：“昭棠，你去当兵吧，只有当兵才能报效国家。”他的头脑清醒了，深情地望着城墙、郭墙，望着龙泉塔，然后转过身来，望着城河，望着河东岸的原野，那片露出几点星子似的灯光的树林……他向那里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转过身来，又深深地鞠了一躬，便坚定地向北走去。不知为什么，他的脑海中突然浮现出那蒙脸红子和蒙脸红子上那一个似龙似蛇一个似凤似鸡的两个窟窿……